

为赵姨娘说几句

□韩羽

人们看问题,总会有不同看法,语云:“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”恰在这当口赵姨娘的兄弟、探春的舅舅赵国基死了,给了丧葬赏银二十两,赵姨娘嫌少,和探春理论起来。

赵姨娘说:“这屋里的人,都踹下我的头去还罢了,姑娘你也想一想,该替我出口气才是!”“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个年纪,又有你兄弟,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,我还有什么脸?连你也没脸面,别说是我呀!”

听这话,不像是胡搅蛮缠。探春说:“原来为这个,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。”拿账翻给赵姨娘瞧,又念给她听,又说道:“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,人人都依着,偏我改了不成?这也不但袭人,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,自然也是和袭人一样。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,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。”

说得有板有眼,赵姨娘没话答对。

探春的第一句话:“我说我不敢犯法违礼。”开宗明义,把“礼”亮了出来。何谓礼,就是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,是尊卑有别,长幼有序,等级分明。大而冠婚丧祭,小而视听言动,因人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,有文可据。探春说的“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”,拿给赵姨娘瞧又念给她听的“账”,就是关乎“礼”的可据条文。意思是说,赏给赵国基的丧葬银二十两,就是依了“礼”的规定。《论语》有言:“克己复礼。”我探春不敢违礼。赵姨娘也就没了辙。赵姨娘是文盲,如若她识字也读过《论语》,也会引经据典,当然是另外一段:“叶公语孔子曰:‘吾党有直躬者,其父攘羊,而子证之。’孔子曰:‘吾党之直者异于是: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矣。’”可是赵姨娘说了一句话,恰与《论语》卯榫相合,她说:“如今没有长翎毛儿就忘了根本。”她说的那个“根本”,就是“亲情”。更何况赵姨娘还没到了“偷羊”的份儿上,还用不着去“隐”哩。只求个“一碗水端平”。

就“赏银”的事说,赵姨娘要的是“情”,探春坚持的是“礼”,我看到的是“祖宗手里旧规矩”的“账”。

再重述一遍探春的话:“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,人人都依着,偏我改了不成?这也不但袭人,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,自然也是和袭人一样。”

一样。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,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。”

从这话里可以听出探春并没有从“旧规矩”里找出赵国基办丧事只赏银二十两的先例依据。事实上也不可能曾经出现过一模一样的同类事件,有如赵姨娘本为婢女,后为主子所幸,而生女生儿,成为“姨娘”。而这姨娘又有一个兄弟恰恰死了,而死了的这个兄弟也恰恰仍是奴仆,因之也只赏了二十两银子。无此先例怎么办?只好拿袭人的事例当作“旧规矩”;“这也不但袭人,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,自然也是和袭人一样。”这是故意把水搅浑,本是两码事的硬是混到一起来说,而应是一码事的又分成两码事来说。

比如丧葬赏银,赵国基是贾府的奴仆(所谓“家里的”)赏给二十两,袭人的母亲不是贾府的奴仆(所谓“外头的”)赏给四十两。这就是说赏银的多寡,取决于是不是奴仆。可是袭人母亲的丧事之所以赏银,又是因了袭人,而袭人就是“奴仆”。可赵国基虽是“奴仆”,他的亲姐姐赵姨娘已是半个主子了,也因此成了主子探春的亲舅舅了,为什么“奴婢”的母亲赏给四十两,而半个主子的亲兄弟、主子的亲舅舅只赏给二十两?

这只能表明“祖宗手里旧规矩”,既能捏成方的,也能团成圆的,

全看当家做主的了。所以赵姨娘说探春:“你不当家,我也不来问你,你如今现在说一是一,说二是二,如今你舅舅死了,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,难道太太就不依你?”其实,在赵姨娘说这话之前,探春、李纨也曾商量过赏银的事,“探春便问李纨,李纨想了一想,便道:‘前日袭人的妈死了,听见说赏银四十两。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。’”李纨可也算贾府中与王熙凤平起平坐的正牌主子了。她既已说出“也赏他四十两罢了”,后来又怎么变成了二十两了呢?这不颇值得去思摸么。

“谁解其中味”,不是连著书人曹公都视之为“辱亲女愚妾争闲气”么。

“辱亲女”,这么说倒也恰切。如谓赵姨娘有辱亲女,其过错实乃由于她是“奴婢”。她干不该万不该把探春生了出来,从而给探春带来终生抹不去的污点——庶出。探春如若和贾环一样也好,管什么庶出不庶出,照样也能痛痛快活一辈子。可她干不该万不该“才自清明志自高”,这就苦恼了。整天价自己和自己过不去。不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,也和别人过不去。比如赵姨娘,探春一见赵姨娘,就会想起“庶出”那个词儿。常言道:骨肉亲情。赵姨娘想和她亲,能亲得起来么。她想和赵姨娘亲,能亲得起来么。不如此也,即使与赵姨

娘稍有牵扯的人和事,也必定“娘感冒了,吃奶孩子也跟着打喷嚏”。就像李纨帮着探春说赵姨娘,只说了一句:“姨娘别生气,也怨不得姑娘。她满心要拉扯,口里怎么说的出来?”探春忙道:“这大嫂子也糊涂了!我拉扯谁?谁家姑娘拉扯奴才了?他们的好歹,你们该知道,与我什么相干?”在探春眼里,赵姨娘的亲兄弟赵国基就是奴才,为了表明不“拉扯奴才”,李纨本已答应了给四十两银子,偏偏少给二十两。

本是“才自清明志自高”,竟被“庶出”二字折腾成了这个样儿。本想这么一折腾,就把“庶出”踢得远远的。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。探春这一失,可大发了,失去了的是亲情。孟子曰:“仁之实,事亲是也。”事亲就是仁,失去了“仁”的人,又是何样人耶。写到这里,心中一颤,探春竟然冷得这么可怕。前不久,我还写了一篇《鼓舌三赞》赞扬她哩。

赵姨娘也有心结,她只怕别人不拿她当“姨奶奶”看,疑神疑鬼,受人调唆,不自尊重,动不动就赤膊上阵,争个名分。殊不知,适得其反,越弄越失体统越丢份儿。在怡红院里竟和四个唱戏的小女孩子对骂起来,动口还动手,手撕头撞。细想来,却又多亏了她这猥琐样儿,使得探春的负面,有如老鸱落在灰堆上,不太那么显眼了。

一生痴恋是舞台 ——读周喜俊《人民的艺术家:齐花坦与河北梆子》

□赵惠芬

齐花坦是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、国家一级演员、“四大名旦”之一荀慧生的入室弟子,主演过《宝莲灯》《蝴蝶杯》《窦娥冤》《拾玉镯》等剧目,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。周喜俊《人民的艺术家:齐花坦与河北梆子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)以朴实、细致的笔墨,生动的语言,感人的细节,真实记录和全面展示了齐花坦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动人的艺术生涯。该书既有历史的眼光又有亲历者的视角,通过对齐花坦独特成长经历的揭示,侧面反映了河北梆子剧种近70年的发展历程,其中有严谨的考证,有生动的叙述,包括《宝莲灯》《窦娥冤》《蝴蝶杯》等既是剧院保留剧目又是剧种经典剧目的排练和演出情况,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。

作为著名表演艺术家,齐花坦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。由于独特的经历,她的表演和演唱具有承上启下的色彩,既有深厚的传统,又有

新时代的创新。齐花坦的出生地河北省高阳县是著名的戏曲艺术之乡,是戏曲的沃土。这里是高阳高腔、北方昆曲、老调等多个剧种的重要发源地,是河北梆子在京南的主要活动区域。这里还是中国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、剧作家齐如山的家乡,孕育了清末民初京都梨园会首、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、教育家、革新家田际云(响九霄),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,昆曲表演艺术家韩世昌、侯奎奎、白云生、马祥麟等。自小耳濡目染,齐花坦在潜意识里受到了戏曲艺术的熏陶。

1950年,齐花坦正式加入了从属于冀中军区的培新剧社,开始了专业的戏曲生涯。剧社安排专门的老师教她练功学戏。这些老师既有原来戏班的演员,也有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干部,被称为“小金刚钻”的河北梆子演员贾桂兰就是她的艺术老师。所以,教学方法有别于旧戏班的学徒制,但老师们教的内容,比如唱腔、表演等还是戏曲的传统,基本功也要实实在在地“冬练



三九夏练三伏”。齐花坦是个听话的学生,老师提出的练功要求从不偷懒,因而练就了硬功夫。扎实的基本功,使她在14岁的时候挑起剧团大梁,甚至挑起“拯救”剧种唯一专业剧团的大任,一年排出三台大戏,演出四五百场,观众追着齐花坦跑,甚至有学生为看她演戏误了考试……差点被解散的河北梆子剧团不仅保住了,还参加了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。在朝鲜的经

历,给了齐花坦深深的震撼和感染,志愿军战士们的英雄事迹给她以鼓舞和激励。每当遇到困难和迷茫的时候,她总会想到在战火纷飞中爬冰卧雪的志愿军战士,任何困难跟他们相比都算不上什么。这也是该书作者浓墨重彩挖掘和表现的齐花坦的思想情感根基。

正是这样的经历和教育,使齐花坦在生活中十分低调,为人谦和,但对艺术却极为认真、严谨。为了心爱的舞台,她没有时间陪伴父母,父亲病重不能床前尽孝;为了演出,她把出生18天的女儿交给姐姐照看;为了下乡演出,她在病重的外甥女不舍的目光中匆匆离去……可她却不辜负喜爱她的观众,从未辜负她一心为之而奋斗和耕耘的河北梆子。为了心爱的河北梆子,她忍受误解和委屈,不争论,不放弃。只要能演出,哪里都是舞台。她主动把自己主演的代表剧目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,她相信一花独放不是春,孤树再高难成林。戏曲事业需要更多的人,特别是青年人传

承。而人才培养久久为功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所以,她十分重视学生的演出、年轻人的演出,人们常常在剧场中看到端坐在座位上,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舞台的齐先生……离休后的齐花坦,不再上舞台演出,却把目光转向了基层剧团,为他们排戏,培养人才。她认为那是剧种生存的更基础更广阔的土壤,值得精心培育。她说,薪火传承是毕生功课,让这门艺术得到更好的发展是最高兴的事。她一生中排练演出了几十台剧目,即使对自己主演的代表剧目也从不敢步自封,而是不断创新、改革。她鼓励作者将她影响巨大的代表作《蝴蝶杯》进行改编,她认为《宝莲灯》之所以受观众欢迎是因为常演常新……

正如周喜俊在该书《自序》中说的,河北梆子是齐花坦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,她的艺术人生已与河北梆子融为一体。这正是本书最鲜明和最基本的贯穿线,生动描摹出一位“初心难忘、匠心筑梦,一生痴恋是舞台”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的形象。

跨越高峰,寻找最好的自己 ——读《张梁 我在地球边缘》

□夏丽村

笔者对山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,始于阅读意大利小说《八山》。文中讲述了一对在意大利山中长大的男孩,长大后一个去了繁华都市,另一个则幽居山中,感受山峦带来的美好,以及现代生活对此的冲击。爱山之人总是要通过攀登,来表达对山的拥抱。小说结尾,这个山之子,选择抛弃现世喧嚣,永久地消失在八山深处,实现了与山融为一体的儿时梦想。《八山》毕竟是一个虚构故事。而阅读《张梁我在地球边缘》(海天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),则让笔者开始重新

理解登山的人,尤其是民间登山爱好者,以及登山这项小众运动,对现实社会的重要意义。

在谈及本书主人公张梁之前,读者很有必要了解一下,登山运动中“14+7+2”的含义,以便理解张梁成为达成此项殊荣的中国第一人,需要怎样的坚持与勇气。“14”指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,“7”指七大洲最高峰,“2”指用探险的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。对于世界上所有登山爱好者来说,完成这组数字,是他们的终极梦想。

与其说张梁是实现这个梦想的幸运儿,不如说他是最令人意

想不到成功者。日常生活中,张梁也许是人群里最不起眼的那个人。一个银行的普通职员,一个男孩的爸爸,一个但凡参加登山活动,都要在费用上左思右想、来回掂量的人。登山运动“烧钱”“杀时间”,大家都知道,甚至认为没钱没闲不可能涉及这项运动。但当普通人张梁将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时,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“登山”这件事。

时间与金钱是可以逾越的。没钱,可以拉各种户外体育用品赞助;没时间,可以请求单位领导支持。可倘若没有登山运动中必备的品质、素养,以及通过不断攀登,对

人生与世界的深入理解,张梁不可能成为创造奇迹的人。

书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登山运动中,登顶不是真正的成功,活着回来才是。”每座高峰都是高傲的。张梁的登山之路,是与死亡交手的过程。在18年、36次攀登中,他登顶雪山25座,遇到4次重大山难,9次放弃冲顶,12名队友遇难,数次死里逃生。张梁说,冲顶最难的不是继续攀登,而是选择放弃。人的求胜心,会使人一叶障目,将成功的可能放大无数倍,而那一刻,死神就在不远处摩擦摩擦呢。

人的生命比任何成功都重要。“人生也无非如此,展示最好的自

己,珍惜那些帮助自己的人。”张梁第一次登珠峰,冲顶在即时,传来英国登山队的求救讯息,他们一个队员腿部骨折,正挂在冰壁上。在中国队A组登顶成功的情况下,B组所有队员放弃登顶去救援。多年后,张梁才理解放弃的伟大意义。因为在他的攀登之旅中,也无数次被同伴搭救。

登山运动,为张梁带来的不仅是成功的喜悦,还有他对人生的认知与回望。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,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”人,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活法,可以超拔世俗,可以蔑视平庸,用坚韧和勇气,叩问生命的真相。

纸上乡村农事博物馆 ——读黄孝纪《故园农事》

□李 钊

随着城镇化的推进,乡村传统文化和农事离我们越来越远,如何留住乡愁成为热门话题。有的村庄建设乡村博物馆记录历史,有人用歌声和影像留住记忆。对乡土作家黄孝纪来说,用文字为生他养他的八公分村搭建一座纸上乡村农事博物馆,无疑是他留住乡愁、记录历史的最佳选择。

在其新作《故园农事》(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)中,他回顾和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湖南小村的真实历史。书中既有对种田、育山、养殖等农事变迁的回顾,也有他与家人、故友的亲

情故事,还有对农事记忆沉寂的怅惘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思考。他以乡村农事的小切口展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,折射历史的变迁。

故园农事的苦楚与欢乐,平淡和美好,在不同心境的人眼里,呈现出不同景象。作者生长在乡村,对乡村农事的艰辛有着深刻体会和认知,扯秧蒔田、挖土种地的父母,不戴口罩杀虫、给稻田浇水的姐姐,翻拣遗落花生的老人和孩子……但他的笔下很少流露出对生活不易的抱怨,而多以明亮的底色来讲述农业与农村、农人与农事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,以及家人亲友在山林水田间耕种时的温馨画面。故园农事在他看来,就如早年间他和家人最

牵挂的小鱼塘边上栽种的橘子树,“繁花如星,芳香浓郁”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如今,许多城里人对乡村生活充满美好向往,不惜花钱去农村从事农活。而对那个年代的农民来说,逃离农村,脱离农民身份,摆脱农事拘囿,到城里去追求更好的生活,是农人简单而纯粹的梦想。顺着作者书写的脉络,可以看到他曾带着父母的期望和心中的理想,通过高考脱离了农民身份,成为“吃上国家粮的人”,心情无比愉悦。而在作者身上,更是浓缩了无数农民的经历,他们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,到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。而当理想实现后,却又发现,

自己阔步向前时,乡村成为他们“回不去的故园”。逃离与回归,或许就是现代人生活的围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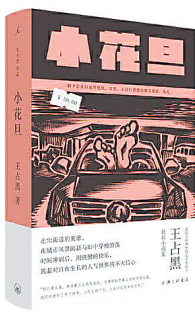
令人遗憾的是,随着乡村物质生活不断充实,农事的根基和传统在一点点遗失,让作者痛心不已的同时,也引发了他对农业未来的思考。《打桐子》中描述的村民单纯以有用和无用对待自然万物,曾经赖以生存的桐子林被砍伐殆尽,使作者心中充满惋惜;《守山》中,作者痛声批判了肆意毁坏山林的村民;《挖锰石》中他痛斥了个别村民抽取江水淘洗锰石,导致山表溃瘍,黄流漫溢的行径;而在《养狗》一文中,面对许多地方一度禁止农家养狗养鸡鸭,他直言:“这类规定未免太简单

粗暴,矫枉过正。一个没有鸡犬相闻的村庄,纵然房屋精美,街巷井然,终究过于寂寞单调,太没有生气了。”这一切都源于作者对土地的深情,对乡村农事重要性的深刻认知。

当乡村农事的记忆越走越远,该书如同一段乡村农事发展史,默默诉说着时光留下的故事。今天,当我们乘坐飞机缓缓升入云端,从空中俯视大地,我们仍能看见,那些深刻改变人类版图和历史走向的手笔:那开荒凿山留下的巨大豁口;那汨汨流淌的不竭运河;那稻谷映出的片片金黄,在阳光下的闪耀,迷醉了我们的双眼……它们是人类的杰作,是农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大地艺术。

新书 过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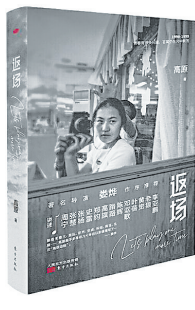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花旦》
王占黑 著
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10月出版



该书收录了作家王占黑三年来创作的六部中短篇小说,包括《小花旦》《去大润发》《黑鱼的故事》《清水落大雨》《痴子》《潮间带》。这一次作家从生龙活虎的街道走向城市的更深处,从上一辈走向自己的同龄人,也尝试走入每个普通人内心的秘密森林。人和空间的关系,总是承载着人和时间的关系,跑进去看,去探险,是不变的志趣,也是新的成长。

《返场》

高原 著
东方出版社 2020年10月出版



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十年,“魔岩三杰”的影响力和传奇,崔健在摇滚界地位的奠定,都在这十年发生。高原作为摇滚乐这些年的核心见证人和参与者,以摄影师的身份用影像记录下了当时的人和事,日常与炫目,颓废与热血,青春与真挚,用影像和文字,全面展现了中国摇滚乐不可复制也不会再有的传奇时代。

《历史与我的瞬间》

梁鸿 著
花城出版社 2020年9月出版



该书经由作者增删修订,时隔五年后重新推出。内容分为三辑,第一辑“归来与离去”透过内部和外部视角看梁庄,浸润作者对家乡复杂而深厚的情感。第二辑“文学在树上的自由”解读世界经典作家作品,如乔伊斯、马尔克斯、黑塞、奥兹等,通过分析不同文化语境的作家对相近主题的文学表达,寻找经典与当下对话的焦点。第三辑“千江有月,万里无云”关注国内文学现场,将目光放回同时代作家、批评家。

《心事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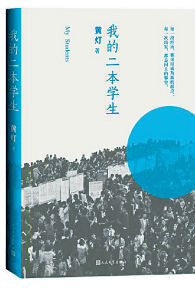
刘庆邦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



该书是作家刘庆邦的最新短篇小说集,收录了他在40年间写的22篇爱情小说,也是他半生所观察到的爱情故事和对爱情的思考与理解。作品用精炼的笔法,展现了质朴天然的人情世道与至纯至美的人间真情。故事里有痴痴守望未婚夫的农村少女,有深爱妻子的矿工,有在困境中惺惺相惜的恋人……通过对“爱情”这一永恒主题的表述,呼唤人性的澄澈纯净,传递了作者关于“爱”与“美”的美学理想。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

黄灯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



该书是一本非虚构作品,作者从自身的教学日常写起,通过任教公共课、当班主任以及“导师制”等不同的教学形式,尤其是在接受学生求助和咨询等琐碎的职业体验中,获得了学生群体成长的第一手资料。15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分享,10年的跟踪走访,2届班主任工作的朝夕相处,近100名学生的现身说法,使该书成为高校新生的一部入学指南,那些师兄师姐付出汗水泪水积攒下来的经验教训,也许会为新生实现人生跨越节省一些时间和精力。